駁五經異義疏證

重刊皮氏駁五經異義疏證序

善化皮鹿門先生著書百四十餘卷次弟刊於湘中通名師伏堂叢書惟駁五經異義疏證十卷不與其列海內絕少傳本學者苦其難遘民國二十又三年夏大粱旅居偶同李涵楚使君游市肆得此書原刊本涵楚因出資重鋟予弟子武福鼐為之讎斠越歲鋟成序其端曰近三百年來學術蓋嘗數變其始也撟明人空疏之蔽則為樸學其繼也撟唐宋以來毀古自信之蔽則為漢學乾嘉師儒誦法許鄭以訓故名物為治經塗術弗尚墨守弗標流別於東漢古文之學為近晉陵莊劉諸子好言公羊春秋則為今文之學由是學者始言門戶其後侯官陳恭甫樸園父子長洲陳碩甫句容陳卓人四陳君者接踵而作大氐以尋繹師法辯章條貫為主雖趣舍不盡同要之各能自名其家咸同以降風氣益變矣鹿門先生興於南楚蔚為大

師其學遠紹西漢今文隊緒兼綜北海鄭氏之學淹雅宏通審思明辯與井研廖君同原殊流縱恢廣術逮而澹密過之晉陵之學至龔魏而日替四陳之學得先生而日昌盈虛之故蓋有不可媣量者駁五經異義一書集古今之師說示六籍之折衷召陵高密各尊所聞石渠白虎懸其綜覈自侯官陳氏爲之疏證漢師遺說畧見條流先生益以鄞縣袁氏輯校本參互鉤稽發揚光大不惟許鄭之功臣抑亦經術之津逮也或謂許鄭皆治古文而先生爲今學鄭君左右采獲有曾亂師說之嫌先生則以理董舊義鉥分家法爲己任今爲許鄭遺書造疏證既掌以矛蹈盾之譏寧當舍魚取熊之𫍢不知道學之風昉自西漢臨淮龍門實啟先河政駿立其中堅賈馬爲之後勁況魏晉至今垂二千祀漢師遺說不絕如縷私淑前修勢殊奉手古人長往安事操戈後儒治經實事求是權衡在心零璣碎

璧盡成鴻寶誠不宜以兩漢故事斷之又況許書鄭駁淵原具在抑豈一家之學耶然則先生之治許鄭實所以尊今文也歸者宋于庭訓導比肩莊劉乃又旁涉王肅皇甫謐之書人且頌其網羅之勞擬之先生則瞠乎在後讀先生書知其人論其世斯可矣民國二十又四年日在析木之次淳安邵瑞彭

駁五經異義疏證自序

漢代緜邈家法淪胥許鄭二君規模粗具南閣祭酒植訓故之宗北海司農綜章句之匯人竭鑽仰戶盡尸祝擬羲娥之並曜似泰華之爭高矣漢學有博士所職有壁經所傳或紹顓門或名通學許鄭文雖崇古學實兼通許君之敘說文自云皆古而詩徵韓魯匪獨毛公傳列春秋不專左氏說文意在博采異義何獨不然鄭君注禮箋詩先今後古其爲通學無待名言陳恭甫云祭酒受業侍中多從古說司農網羅囊括兼主今文此據大概而言非與全書盡合今觀異義親屬有服用歐陽之書鄭詩淫聲取今論之說天子駕數不信毛詩鸜鵒來巢遍從二傳足見許案該洽略似說文鄭駁宏通亦同箋注不得拘古今之殊旨強許鄭以分門矣陳氏疏證義據通深金壇詫爲異書學海刊入經解承學之士研尋靡旣攷其得失可略言焉典

禮閎達名物章明鉅自郊社禘祫細至曡觶鐘鞞開發蘊
奧甄經史之精英刊祈毫釐釋疏家之疑滯導先河於千
載洵閨室之一鐙乎惟是徵文貫博胡瑣不頤數典必詳
雖纖毋缺而陳氏於朝覲盟詛請謚慼生除服成昏夫人
會葬二王三恪之異駕六駕四之殊公侯祭辟爲報大功
枕席相連宜推昏禮皆直錄文句不加證明有似未成之
書僅無一語之綴是謂漏略其失一也祠兵之禮專言五
兵復讎之義未及百世獲麟受命弗詳土木之精大夫無
刑止通劇渥之解九族略舉今說失取證於古文五行惟
列歐陽昧探原於伏傳左驗雖具肯綮未嘗譬之恒肯有
毛無補黃鵠之翮爪鱗空索莫探驪龍之珠是謂闕疏其
失二也譏二名之旨反駁公羊當爲鬘之文誤眥鄭注大
夫無主古義所同迺承晉魏虛造之詞詆許鄭通儒之論
是未師而非往古賤玉貴珉怵俗見而背舊聞毀鍾鳴釜

是謂習非其失三也明堂一條言逾二萬徒眩元黃於五色未别黑白於一尊六宗稱禋七廟不毁多牽引而失斷每汎濫而離宗繁華損枝隱蹈彥和之戒買菜求益將爲子陵所呵是謂炫博其失四也錫瑞少而習業素所服膺耻沓冥而莫知期推廣其未備受春秋之讀敢贊一辭仿毛詩之箋别下已意據袁氏之輯本述陳案之原文補其闕遺别其蕪濫竊意漢儒舊義今文師說尤褒顧盡扶微廣異之心弗沿黨同妒真之習自抒心得詎惜殺青之勞翹異前人敢矜出藍之美吾才既竭不知所裁冀承淩長五經之傳聊備禮堂一家之學爾光緒己亥孟秋月善化皮錫瑞

陳壽祺疏證序

五經異義漢許慎撰鄭元駁隋唐經籍志著錄十卷宋時已佚近人編集勵存百有餘篇、聚珍板外有秀水王復本陽湖莊葆琛本嘉定錢大昭本曲阜孔廣林本大抵攟拾殘叢以意分合孔本條理差優而强立區類欲還十卷之舊非所敢從也嘉慶戊辰夏余養痾京邸取而參訂之每舉所徵錄尤詳者若文多差互仍兩載之其篇題可見者二十五事第五田税第六天號第八罍制三事篇次倘存其它以類相從略具梗概復刺取諸經義疏諸史志傳說文通典及近儒著述與許鄭相發者以資稽覈間附蒙案疏通證明釐爲上中下卷踰五年侍太宜人里第暇日質之吾友甌甯萬世美而及門僊遊王捷南爲鋟諸板序曰五經皆手定於聖人羣弟子之學焉者微言大義靡不與聞然左邱明親造鄒受經公羊高穀梁俶咸卜子門人

而春秋三傳乃若瓜疇芋區之不可相合子與游夏最善說禮服而檀弓言小斂之奠東西異方司徒敬子之喪弔經異用公叔木與狄儀之所爲服功衰異說何也周衰禮失舊聞寖湮或疑文墜緒傳習錯出或繁節縟理儒者難言況其後支裔益分門戶益廣則五經焉得無異義哉漢承秦燔之餘學者不見全經經義多由口授古文始出壁中經生遞傳各持師法甯固而不肯少變斯亦古人之質厚賢於季俗之逐波而靡也夫其一致百慮殊塗同歸豈謂一勺非江河之灟卷石非泰華之壤乎哉但去聖久遠枝葉日蕃不有折衷奚由遵軌此石渠白虎所以論同異於前而叔重所以正臧否於後也石渠議奏之體先臚眾說次定一尊覽者得以考見家法劉更生采之爲五經通義惜皆散亡白虎通義經班固删集深沒眾家姓名殊爲疎失不如異義所援古今百家皆舉五經先師遺說其體

倣石渠論而詳贍過之自建武以後范升陳元之徒忿爭
讙譁頗傷黨伐永元十五年司空徐防言太學試博士皆
以意說不脩家法妄生穿鑿輕侮道術以爲博士及甲乙
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
引文明者爲高說是時師法已衰至安帝薄於蓺文博士
倚席不講經術之風微矣叔重此書蓋亦因時而作憂大
業之陵遲抹末師之踳陋也許君又著說文解字綜貫萬
原當世未見遵用獨鄭君注儀禮旣夕記小戴禮雜記周
禮攷工記嘗三稱之所以推重之者至矣顧於異義爲之
駁者祭酒受業賈侍中敦崇古學故多從古文家說司農
囊括網羅意在宏通故兼從今文家說此其判也案張懷
瓘書斷叔重安帝末年卒鄭元別傳康成永建二年生鄭
視許爲後進而繩糾是非爲汝南之諍友夫向歆父子猶
有左穀之違何鄭同堂何傷箴肓之作聖道至大百世莫

殫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蘄於事得其實道得其真而已庸詎與夫悅甘而忌辛賤雞而貴鶩者哉今許鄭之學流布天下此編雖略然與禮之閎達名物之章明學者循是而論焉其於昔人所譏國家將立辟雍巡守之儀幽冥而莫知其原者庶乎可免也

袁鈞輯本序

駁五經異義者鄭君駁許氏慎五經異義之書也案後漢書許慎傳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公羊疏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是以許慎作五經異義云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治古學者卽鄭衆賈逵之徒禮記疏云凡異義皆同穀梁之說許氏書可徵者如此隋志十卷新舊唐書志並同鄭君駁載本傳及鄭志目錄記隋唐志並連異義爲書不別載卷數其書唐以後無傳惟散見於諸經義疏史記注北堂書鈔初學記通典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書所引惠氏棟曾鈔撮之未成也鈞乃徵舊籍編焉案周禮疏有異義第五田稅第六罍制尙書疏又有異義天號第六蓋舊第五經分次故重出第六之號也或稱謹案或稱許愼案或稱許君案並是引書者之辭原書止

稱謹案也鄭駁或稱鄭駁異義或稱鄭駁之鄭辨之云或稱元之問也並是駁義鄭駁異義鄭駁之鄭辨之者亦是引書者之辭尙書六宗稱元之聞也而祭法疏引鄭駁春秋獲麟稱元之聞也而麟趾疏引駁異義是其證也今於每條先異義次謹案次駁駁存而異義闕者書異義闕原引言鄭不駁者載原引語其末言書鄭駁闕兼附正義之釋鄭意者依隋志十卷袁鈞四世諸孫堯年案曰原輯已佚叙別從觀稼樓文集錄出弁諸簡端以存崖略原輯凡例雖不可考而敘已提其要謹依原敘補輯之爲十卷

駁五經異義疏證卷一

善化皮錫瑞鹿門箸

異義今易京說臣勤養君其義理也必望利下弗養道厥妖國有被髮於野祭者太平御覽禮儀部祭禮中堯年案曰原敘云周禮疏有異義第五田稅第六罍制尚書疏又有天號第六蓋舊第五經分次故重出第六也今謹依五經分次首易次書次詩次禮次春秋次論語其雜引諸書無類可隸及不能確定爲何類者均列入末卷錫瑞案鮑刻御覽其義理也理作禮

駁闕堯年案曰原敘云原引言鄭不駁者載原引語其未言書鄭駁闕然自三禮義疏外徧檢他書無一言鄭不駁者而鄭君同異又無明文以證之今依原敘之例概曰駁闕間亦附及己意焉

疏證曰孔廣林曰必當作辟聲之譌耳辟君也錫瑞案

孔說近鑿易京說久佚不可考張惠言易義别錄未引此文以義推之葢謂臣之養君推以義理必望利及下民若弗養之以道則其咎復先見厥妖國有被髮於野祭者被髮野祭見左氏僖二十二年傳曰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杜氏集解曰被髮而祭有象夷狄錫瑞謂非特被髮爲夷禮即野祭亦非古禮也左氏定十年傳孔子曰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據此則祭是古禮當行於廟不當行於野故古者無祭墓之禮後世祭墓是祭於野古文左氏說今文易京說皆不以野祭爲合禮也

駁五經異義疏證卷二

善化皮錫瑞鹿門著

第六天號周禮大宗伯疏堯年案曰篇目又見毛詩黍離疏爾雅釋天疏凡有篇次篇目可考者列入第一條有篇目而無篇次者次之餘則以經之先後爲次下倣此其曰第六者篇次也曰天號者篇目也當別爲一行不得連下異義文也宗伯疏引第六誤爲等六以義改又第六天號誤倒爲天號第六今以周禮載師疏所引第五田稅司尊彝疏所引第第六罍制例之則此亦當作第六天號今正

異義今尚書歐陽說曰欽若昊天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總曰皇天爾雅亦然古尚書說云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周禮大宗伯疏堯年案曰又見毛詩黍

離疏爾雅釋天疏禮記月令疏宗伯疏欽若昊天下脫春
曰昊天四字據黍離疏補古尚書說之古作故據黍離疏
改黍離疏無欽若昊天四字亦然作亦云古尚書說下省
天有五號五十三字止曰與毛同三字釋天疏引與黍離
疏同月令疏引元氣廣大入字則稱作謂之昊作皞
謹案堯年案曰原叙云或稱謹案或稱許愼案或稱許君
案並是引書者之辭原書止稱謹案也又云今於每條先
異義次謹案次駁據此則謹案當別爲一行不得連異義
下仿此尚書堯命羲和欽若昊天總敕四時知昊天不獨
春春秋左氏曰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稱昊天不弔時非秋
也同上堯年案曰又見毛詩黍離疏爾雅釋天疏宗伯疏
時非秋也之也作天據黍離疏釋天疏改作也黍離疏堯
命作堯典欽若昊天總敕四時作以昊天總敕以四時知
上有故字不獨春下有也字四月下無己丑二字孔子作

孔丘稱下有曰字非秋上無時字釋天疏引與黍離疏同駁曰堯年案曰原叙云或稱鄭駁異義或稱鄭駁之鄭辨之云或稱元之聞也並是駁義鄭駁異義鄭駁之鄭辨之者亦是引書者之辭尙書六宗稱元之聞也而祭法疏引鄭駁春秋獲麟稱元之聞也而麟趾疏引駁異義是其證也謹依原叙止稱駁元之聞也四字省之下倣此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至尊之號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己情所求言之耳非必於其時稱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旻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爲當順其時也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耳若察於是則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孔丘卒旻天不弔無可怪耳毛詩

黍離疏堯年案曰爾雅釋天疏引同又見尚書堯典疏周禮大宗伯疏黍離疏故以遠言之遠下本有大字據堯典大宗伯二疏引並無大字節之以己情所求言之耳以字下本脫己字所求下本脫言字據大宗伯疏補堯典疏節引春氣博施至非必於其時稱之上至尊之號也作尊而號之也餘同大宗伯疏引與此少異皇天者之皇作昊至尊之號也作其尊大號非必於其時稱之作必非正順於時解求天之博施求天之高明求下均無天字蒼天字不變求天之生殺作則求天殺生求天之所爲求下亦無天字當順其時也作當順於時各從其主耳各從下無其字若祭於是之是作時下引所論從四時天各云所別故尚書所云者論其義也二者相須乃足此名非必紫微宮之正直是人逐四時互稱之無則堯以下二十字

疏證曰詩黍離傳曰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

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正義曰釋天云穹蒼蒼天李巡曰古時人質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是蒼天以體言之耳皇君也故尊而君之則稱皇天昊大貌故言其混天之氣昊昊廣大則稱昊天旻閔也言其以仁慈之恩覆閔在下則稱旻天從上而下視萬物則稱上天據人遠而視之其色蒼蒼然則稱蒼天然以經傳言天其號不一故因蒼天而總釋之當有成文不知出何書釋天云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李巡曰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天夏萬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秋萬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旻天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上天郭璞曰旻猶愍也愍萬物凋落冬時無事在上臨下而已如爾雅釋天以四時異名此傳言天各用所宜爲稱

鄭君和合二說引異義云云曰是鄭君和合二說之事也爾雅春爲蒼天夏爲昊天歐陽說春爲昊天夏爲蒼天鄭旣言爾雅不誤當從爾雅而又從歐陽之說以春昊夏蒼者鄭爾雅與孫郭本異故許愼旣載今尙書說卽言爾雅亦云明見爾雅與歐陽說同雖蒼昊有春夏之殊則未知孰是要二物理相符合故鄭和而釋之白虎通四時篇曰四時天異名何天尊各據其盛者爲名也春秋物變盛冬夏氣變盛春曰蒼天夏曰昊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爾雅曰一說春爲蒼天等是也盧文弨曰疑當作爾雅曰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一說春爲昊天夏曰蒼天陳立疏證曰李郭本作春蒼夏昊卽白虎通前一說所據之本也一說春曰蒼天蒼是昊字之誤卽許鄭所見之本也陳壽祺案白虎通義並載爾雅兩說是爾雅舊本有作春昊夏蒼者許

君異義及鄭駁所據爾雅皆然說文第七上日部旻秋天也從日文聲虞書曰仁閔覆下則稱旻天此用爾雅與今尚書說也所引虞書卽異義之古尚書說也第十下夰部昦春爲昦天元氣昦昦從日夰夰亦聲此亦兼采爾雅今尚書古尚書說也其曰春爲昊天與異義同劉熙釋名釋天曰春爲蒼天陽氣始發色蒼蒼也夏曰昊天其氣布散顥顥也秋曰旻天旻閔也物就枯落可憫傷也冬曰上天其氣上騰與物絕也劉所據爾雅則與李巡孫郭本合諸家釋蒼昊義同惟李釋旻天上天爲異邵晉涵爾雅正義曰案鄭君據爾雅以駁正異義其論篤矣惟以春爲昊天夏爲蒼天與今本異說文云春爲昦天元氣昦昦卽許氏所據本也白虎通義引爾雅兼采爾雅說是爾雅舊本有作春爲昊天夏爲蒼天者與許鄭所見之本同也郭氏定從李巡本劉熙釋名與

李巡同蓋以蒼天之名因蒼蒼之色春爲木德厥色青
蒼則蒼天當就春時而言矣呂氏春秋言天有九野雖
不可盡據然其於東方曰蒼天實符雅訓高誘注東方
云二月建卯木中也木色青故曰蒼天春爲蒼天此亦
其證故郭氏定從李巡錫瑞案邵說近是爾雅曰穹蒼
蒼天也下句卽接以春爲蒼天以爾雅文例言之如本
篇載歲也夏曰歲商曰年唐虞曰載繹又祭也周曰繹
商曰肜夏曰復胙釋器緵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罔也嫠
婦之笱謂之罶罺謂之汕篧謂之罩槮謂之涔釋丘丘
上有丘爲宛丘陳有宛丘晉有潛丘淮南有州黎丘等
語皆與此文例合若作春昊夏蒼則上句當作某某昊
天矣準其義例當從今本爲長然開元占經天占篇引
尚書考靈曜云東方皞天廣雅釋天亦云東方昦天皆
與許鄭引爾雅合則許鄭所見爾雅下句旣已互異其

上句或不作穹蒼蒼天也並與今本不同亦未可知是
又未可專據今本文例以斷之矣鄭以爾雅爲孔子門
人所作者張揖言昔在周公著爾雅一篇今俗所傳三
篇爾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邵晉涵曰殺明
章句始於子夏儀禮喪服傳爲子夏所作其親屬稱謂
與爾雅釋親同世所傳子夏易傳或云僞託至於經典
釋文李鼎祚集解所徵引者如云元始也茀小也觀象
玩辭必求近正是子夏增廣爾雅之證也漢室大儒惟
鄭康成其駁五經異義云元之間也爾雅者孔子門人
所作以釋六蓺之言蓋不誤也今由鄭君之言繹之公
羊穀梁皆孔子門人其訓釋字義悉符爾雅是爾雅者
始於周公成於孔子門人斯爲定論今從鄭康成說定
爲孔子門人所作劉勰練字篇云爾雅者孔徒之所纂
而詩書之襟帶是本於漢儒之舊說也

九族毛詩葛藟疏堯年案曰疏引異義下有九族二字以毛詩卷耳疏引異義罍制黍離疏引異義天號例之故知九族爲篇目也引者脫去篇次爾

異義今禮戴尚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元孫凡九皆爲同姓左傳桓六年疏堯年案曰又見毛詩葛藟疏尚書堯典疏左傳疏異姓有親屬者本無親字上從高祖下至元孫本無上下二字凡九皆爲同姓本無爲字並據葛藟疏補葛藟疏禮戴作戴禮己之女子子適人者作己之子適人者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作母女昆

弟適人者爲一族堯典疏引夏侯歐陽等以爲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當是引者刪約異義爾

謹案禮緦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同上堯年案曰又見毛詩葛藟疏明在九族下無中九族三字細玩謹案意肯據禮以釋書非釋禮也故列入書類

駁曰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得與父兄爲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唯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緦麻禮雜記下緦麻之服不禁嫁女取婦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喪服小記說族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元孫昭然察矣同上堯年案曰又見毛詩葛藟

疏尚書堯典疏左傳疏其服皆緦麻本脫麻字據葛藟疏補掌三族之別別下本衍名字據葛藟疏省葛藟疏三族不當有異姓無不字無禮雜記下四字取婦作娶妻堯典疏引異姓之服不過緦麻言不廢昏又昏禮請期云惟是三族之不虞恐其廢昏明非外族也葢亦疏約駁義也

疏證曰左氏桓六年傳集解曰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幷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正義曰漢世儒者說九族有二引異義云云曰是鄭從古尚書說以九族爲高祖至元孫也此注所云猶是禮戴歐陽等說以鄭元駁云女子不得與父兄爲異族故簡去其母唯取其子以服重者爲先耳其意亦不異也不從古學與鄭說者此言親其九族詩刺不親九族必以九族者疏遠恩情已薄故刺其不親而美其能親耳高祖至父己之所禀

承也子至元孫己之所生育也人之於此誰或不親而
美其能親也詩刺棄其九族豈復上遺祖父下棄子孫
哉若言棄其九族謂棄其出高祖出曾祖者然則豈亦
棄其出曾孫出元孫者乎又鄭元爲昏必三十而娶則
人年九十始有曾孫其高祖元孫無相及之理則是族
終無九安得九族而親之三族九族族名雖同而三九
數異引三族以難九族爲不相值矣若緣三及九則三
九不異設使高祖喪元孫死亦應不得爲昏禮何不言
九族之不虞也以此知九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
白虎通宗族篇曰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
流湊也上湊高祖下至元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
爲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尚書
曰以親九族族所以有九何九之爲言究也親疏恩愛
究竟謂之九族也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四者謂父之

姓爲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也身女昆弟
適人有子爲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也母族
三者母之父母爲一族也母之昆弟爲二族也母之女
昆弟爲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也
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妻之親畧故
父母各一族陳立疏證曰此與今何書説大同唯彼以
母之父母各爲一族爲異程氏易疇喪服足徵記云此
釋九族與喪服適一無二案喪服自斬衰三年至齊衰
三月自齊衰期服下殺之至於緦麻又旁殺之亦至於
緦麻非所謂父之姓爲一族乎喪服姑之子緦麻非所
謂父女昆弟適人者爲二族乎喪服甥緦麻非所謂身
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乎喪服外孫緦麻非所謂身
女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乎喪服爲外祖父母小功非所
謂母之父母爲一族乎喪服舅與舅之子皆緦麻非所

謂母之昆弟爲二族乎喪服從母小功從母之子皆緦

麻非所謂母之女昆弟爲三族乎喪服妻之父母皆緦

麻非所謂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乎顧炎武曰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孔傳以爲自高祖至元孫之親蓋

本之喪服小記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之說而百世不可

易者也牧誓數商之罪但言昏棄厥遺王父母弟而不

及外親呂刑中命有邦歷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

童孫而不言甥舅古人所爲先後之序從可知矣故爾

雅謂於內宗曰族於母妻則曰黨而昏禮及仲尼燕居

三族之文康成並釋爲父子孫杜元凱乃謂外祖父外

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

非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然則史官之稱帝

堯舉其疏而遺其親無乃顛倒之甚乎俞樾九族考曰

古文家說以高祖至元孫爲九族自己之高祖至己之

元孫凡九世則非九族乃九世也桓六年左傳孔穎達正義駁之甚詳姑無論三十而娶之古禮卽以國君十五生子爲率亦已一百三十五年矣又況所謂元孫者甫在孩提豈便成族必待元孫又有孫以王父字爲氏而後元孫之族始成此其邈遠豈可以年月計殆必如宋明帝之紿三百年期而後可以及之古之聖人何必虛張此九族之名指不知誰何之人爲族也然則九族之說當以今文家爲正鄭康成雜引昏禮請期之辭及周禮小宗伯職禮記喪服小記篇之文以駁之然彼皆言三族不言九族孔穎達譏之曰三族九族族名雖同而三九數異引三族以難九族爲不相値矣斯言是矣愚請舉康成之說而一一駁之康成引昏禮請期之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緦麻

禮雜記下緦麻之服不禁嫁女娶婦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愚案異姓服皆緦麻亦大判言之耳儀禮小功五月章有外祖父母有從母據雜記下篇小功未卒哭固不可以冠取設有外祖父母及從母之喪亦豈不礙於昏禮乎計父族母族妻族之中惟妻族無礙於昏禮於文不可言二族之不虞故曰三族之不虞也豈得執此以駁今文家說乎康成又引小宗伯掌三族之别喪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愚案小宗伯言三族之别以辨親疏而昏禮請期之辭亦曰惟是三族之不虞凡言三族者父族母族妻族也不然族固有九何言三乎鄭康成不達此旨乃援引三族之文欲以折今文之說不知適所以證成其義矣至引喪服小記之文則彼言服非言族也夫服止於五而族則有九服之與族蓋有别矣大傳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

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又曰繫之以姓而弗
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以是言之服有盡而族無窮卽同姓之中無服之族固
已多矣豈得援服制以定族制乎鄭駁今文家說義皆
無當故愚於九族之說不從古而從今錫瑞案許君專
治古文五經異義多從古文說鄭君兼治今文駁五經
異義多從今文說而此言九族則許從今文兼異姓鄭
從古文皆同姓是知許鄭二君皆通學未嘗堅持古今
門戶也顧從古文駁孔疏而從孔疏駁古文並駁鄭義
甚晰然鄭本古說初非剏解孫星衍曰詩葛藟序云周
道衰棄其九族傳云九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元孫
漢書高帝紀七年置宗正官以序九族是漢初但以九
族爲同姓夏侯歐陽說爲異姓者蓋因堯德光被自家
及外族鄭不然者以經文下云百姓可該異姓也孫氏

兼疏今古文義亦明通
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御覽禮儀部郊上堯年案曰又見禮記王制疏引夏侯上無今尚書三字類祭天名也作以類祭天者無奈何已下十四字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肆類于上帝時舜告攝非常祭御覽禮儀部祭禮中堯年案曰又見禮記王制疏史記五帝紀注王制疏節引古尚書十一字史記注引非時祭天至非常祭也止與御覽同唯無肆類于上帝五字
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非常祭從古尚書說禮記王制疏
正義曰鄭氏無駁與許同也同上堯年案曰原敘云原引言鄭不駁者載原引語下倣此
疏證曰陳壽祺案說文示部禷以事類祭天亦用今文

尙書說鄭君周禮小宗伯注云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同許君義肆師注云依郊祀而爲之亦用今尙書說蓋二說固不相悟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曰案郊天不言類而肆師類造上帝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皆主軍旅言凡經傳言類者皆謂因事爲兆依郊祀而爲之說文亦从古尙書說錫瑞案段陳兩說不同一謂說文從古尙書說一謂說文從今尙書說今古文說大同小異今說類爲郊天古說類爲告攝而以爲事類祭之則同故一謂說文從今一謂說文從古也孔傳曰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正義曰類謂攝位事類旣知攝當天也遂以攝位事類告天帝也此類與下禋望相次當爲祭名詩云是類是禡周禮肆師云類造上帝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所言類者皆是祭天之事言以事類而祭也周禮小宗伯云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則

爲位是類之爲祭而傳云類謂攝位事類者以攝位而
告祭故類爲祭名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
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昊天外更有五帝上帝可以
兼之故以告天及五帝也鄭元篤信讖緯以爲昊天上
帝謂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五帝謂靈威仰等太微宮
中有五帝座星是也如鄭之言天神有六也家語云季
康子問五帝之名孔子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
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王肅云五行之神助天
理物者也孔意亦當然矣王鳴盛曰國有非常之事行
告祭之禮謂之類類者其禮類正祭也小宗伯凡天地
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爲位禱祈之類也王制云天子
將出類乎上帝巡守之類也王制又云天子將出征類
乎上帝大雅文王云是類是禡釋天云禷師祭也行師
之類也肆師類造上帝戰勝之類也此經所言攝位之

類也五者事各不同而其爲非常則同今尚書及古尚
書二說其文異其意同以事類告祭則是非常鄭又以
類雖非常祭亦比類正禮而爲之故小宗伯注云類者
依其正禮而爲之是也其祭之地則月令疏引今文尚
書夏侯說云類祭天祭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之
事也又詩毛傳云于內曰類于外曰禡疏以爲類祭在
郊而言于內曰類者對禡而言禡于所征之地則是國
境之外類雖在郊猶是境內故分內外也又考肆師注
云爲兆以類禮祭上帝依郊祀而爲之賈公彥云若依
國四郊則自有尋常兆域今戰訖而祭故須新爲壇兆
知依郊祀而爲之者此直是告祭非常非是禱祈之祭
故知依正禮郊祀而爲之謂四時迎氣於四郊也據諸
說考之則禱祈行師與攝位皆在南郊巡狩亦當同肆
師戰勝别爲壇兆裴駰解史記引鄭此經注則云禮祭

上帝于圜丘鄭于諸經注所言周祀天之禮冬至祀天於圜丘以嚳配夏正祀五帝於南郊以稷配二禮不同其地據北史李業興傳雖異地要圜丘亦在南郊今此類禮儀應依冬至圜丘不依夏正南郊何則鄭明言禮祭上帝于圜丘是所祭卽天皇大帝乃北極燿魄寶故馬以爲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是馬與鄭合其稱上帝則以帝不得兼稱天而天得兼稱帝也王肅解經以爲天一而已安得有六不分郊丘故云上帝天也傳又以兼告天及五帝三說不同王與傳皆非也攷祭法所說禘郊祖宗鄭以爲皆祭以配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則此類祭於圜丘必當依類禘祭爲之五帝靈威仰等不及也錫瑞案孔傳雖用古文說其解上帝與鄭不合王氏疏鄭義甚晰其疏南郊告攝亦能兼通今古文說故具錄之江聲孫星衍說與王氏略同茲不備載

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古尚書說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周禮大宗伯疏堯年案曰又見禮記祭法疏御覽禮儀部六宗大宗伯疏今下本無尚書二字據祭法疏及御覽補四方本作四時日月北辰之北本作星爲陰陽宗之爲本作屬據御覽及祭法疏改祭法疏上下下並無不字中央上無居字恍惚下無無有神三字於人下有者也二字古尚書說下無六宗天地十五字岱山河海作岱河海也岱爲山宗在海爲澤宗下無祀天已下十四字御覽故郊祭之作郊天並祭之六宗天地神之尊者作六宗者天地屬神之尊者日月北辰下岱山河海下海爲澤

宗下並有也字末二句兩從下無祀字有一也字又禮記月令疏引六宗賈逵等以爲天宗三謂日月星辰地宗三謂泰山河海是引者刪約之辭

謹案夏侯歐陽說云宗實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國中山川堯年案曰國中本譌作其中陳氏壽祺謂當作國中是也今據改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尚書說同同上堯年案曰又見禮記祭法疏止引與古尚書同五字

駁曰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徧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

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于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祭並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同上堯年案曰又見禮記祭法疏類上無肆字無徧于羣神二十二字六宗上有旣字六宗下言作云郊特牲上無禮記二字郊之祭也下節引大報天而主日也句祭義上有又字則郊祭之祭作天并祭日月之并作並末句無自字禮記月令疏引鄭元六宗以爲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飌師也雨師也當亦是引者刪約駁義爾

疏證曰孫星衍尚書今古文疏曰漢書郊祀志引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墜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閒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此葢伏生所傳最古之說也古尚書說方言天宗而及地宗故

鄭學之此蓋衞賈孔壁古文之說故劉昭注後漢志引
賈逵曰六宗謂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河宗海宗也儀禮
通解續因事之祭引大傳鄭注云馬氏以爲六宗謂日
月星辰泰山河海也與釋文引馬注天地四時不同疑
釋文及書疏以大傳爲馬注月令孟冬之月天子祈來
年于天宗注云凡屬天子之神日月星辰皆爲天宗也
案此注疑許氏愼說與高誘注呂氏春秋不同大傳云
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
收非冬不藏故書曰煙于六宗此之謂也呂氏春秋十
月紀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高誘注云宗尊也凡天地
四時皆爲天宗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
夏不長非秋不成非冬不藏書曰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亦同大傳案六宗史公無說不知孔安國說與今文說
同否今文說最古而近理月令祈年于天宗當祈其助

陰陽變化有益於人者六宗爲上下四方之宗亦不得如許氏所駁實一而名六名實不相應鄭氏據周禮定之未知唐虞之制同否要勝於古尚書說漢書郊祀志注孟康曰六宗星辰風伯雨師司中司命一說云乾坤六子又一說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泰山河海或曰天地間游神也其劉歆等以易震巽六子之卦爲六宗王肅依僞家語祭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僞傳從之自鄶無取錫瑞案續漢祭祀志劉昭注曰六宗之議自伏生及乎後代各有不同晉武帝初司馬紹統表駁之曰臣以爲帝在于類則禋者非天山川屬望則海岱非宗宗猶包山則望何秩焉伏與歆逵失其義也六合之間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一位之名陰陽之說又非義也并五緯而爲一分文昌而爲二箕畢既屬於辰風師雨師復特爲位元之失也此司馬紹統駁今古文說而幷

駁鄭之義也太學博士吳商以爲禋之言煙也三祭皆
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鄭
所以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周禮禋祀皆天神也日
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八而日月并從郊故其
餘爲六宗也以書禋于六宗與周禮事相符故據以爲
說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其日不同故隨事祭
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偏祭其第四第五此爲不知周
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爲司中司命賓舉二星
既不係於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於所係者
范甯注虞書曰考觀衆議各有說難鄭氏證據甚詳是
以附之此吳商范甯從鄭之說也玉燭寶典引蔡邕月
令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章句曰天宗日月北辰也日
爲陽宗月爲陰宗北辰爲星宗蔡氏今文家而亦同古
文說此但可以解月令之天宗若解尚書六宗則必並

泰山河海言之鄭駁以爲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白
是㣲論故孫氏以爲鄭勝于古尙書說也
異義今尙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尙書說五服
旁五千里相距萬里禮記王制疏
謹案以今漢地考之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於朔方
經畧萬里從古尙書說同上
正義曰鄭氏無駁與許同同上
疏證曰陳壽祺案尙書釋文至于五千馬云面五千里
爲方萬里禮記王制正義引鄭尙書略禹弼成
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
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
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服
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衞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
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

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當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鎮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也又鄭注周禮九畿云自王城以外五千里云云皆與許君引古尙書說合又案許君所言漢地黑水在益州東海在會稽非東海郡衡州在長沙湘南東南朔方屬幷州漢書地理志漢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續漢書郡國志益州郡在雒陽西五千六百里會稽郡在雒陽東三千八百里東西九千四百里也長沙郡在雒陽南三千八百里朔方郡志不言距雒陽里數據元和郡國志關內道夏州東南至東都一千八百五十里唐之夏州卽漢朔方地唐之東都卽漢雒陽地自長沙至朔方南北相距不及萬里止有五千六百五十里然則許君所云衡山之陽當包交州刺史部之

南海等七郡言之矣錫瑞案孟禝正義曰鄭云禹弼成
五服面各五千里王肅禹貢之注已難之矣傳稱萬盈
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詩桓曰綏萬
邦烝民曰揉此萬邦豈周之建國復有萬乎天地之勢
平原者甚少山川所在不啻居半豈以不食之地亦封
建國乎王圻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內諸以封
人王城宮室無建立之處言不顧實何至此也百國一
師不出典記自造此語何以可從禹朝羣臣于會稽執
玉帛者萬國左傳文也執玉帛者萬國左傳文也採合二事亦爲謬矣
禹貢正義曰賈逵馬融以爲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
米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
面三千里相距爲方六千里鄭元以爲五服服別五百
里是堯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面別
至于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司馬遷與孔意同王肅亦

以爲然故肅注此云貢禹既失其實鄭元尤不然矣禹之功在乎治山川不在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也則鄭元創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戸口至減大半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不入未暇以征伐爲事且其所以爲服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矣先王規方天下以爲甸服其餘均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入禾槀非其義也史遷之旨蓋得之矣是同於孔也若然周禮王畿之外別有九服服別五百里是爲方萬里復以何故三倍於堯又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山川載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堯與周漢其地一也尚書所言據其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

人迹屈曲而量之所以不同也故王肅上篇注云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言經指直方之數漢據迴邪之道有九服五服其地雖同王者革易自相變改其法不改地也鄭元不言禹變堯法乃云地倍於堯故王肅所以難之王鳴盛駮王申鄭曰竊謂東漸西被朔南暨禹之開境經有明文王肅不信其妄可知甸服外之諸侯不得入禾稾有何依據皆謬也鄭原言其大略如此地形必無每面皆方而謂立法一定膠滯甚矣至以采合二爻爲謬則鄭所據者萬國耳千會稽塗山何擇焉鄭志已明言之毋庸疑也賈馬以百里納總爲甸服外地而百里采以下仍爲侯服一經之文自亂其例其謬顯然許愼以虞周皆萬國而周乃千八百國亦不足信孔傳以虞周立法雖異道里則同按古者里數皆以開方言無計人迹屈曲之理胡

渭曰按賈馬鄭之說並謬王肅難之良是古人之言里數有論道路之經曲者有論土地之界限者論道路則當以人迹屈曲論土地則當以鳥飛準繩計五服五千乃土地之界限非道路之經由其所言者皆直方之數也謂漢書所言里數但據著地人迹與禹貢不同愚未敢深信嘗試思之禹因高山大川之形勢別爲九州初不計幅員之廣狹道路之迂直及水土既平則規方五千里之地以爲五服之制周圍二萬里其中積方五百里者百方千里者二十五雖有絕長補短之處而大槩整齊劃如棊局若夫荒服之外尚有餘地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者則東漸于海直抵嵎夷西被流沙居于黑水計其延袤當不下萬里此徑數非開方也嵎夷即漢之樂浪流沙在燉煌郡界而漢志云東西九千三百二里正與禹貢相符說者惟據五服五千以爲漢之東

西視禹貢幾一倍則疎矣古九州之域東西贏而南北縮
就東頭計之自揭陽以北至沙漠多不過七千里愈西
則愈短少裁五千里而漢志云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
八里則真視禹貢幾二倍矣原其故由武帝開百越定
滇池置牂柯收交趾大斥南疆悉以其地爲郡縣故有
若是之遠非何殷之法廢而所言里數皆以著地人跡
計也錫瑞案兩漢今文家說如漢書賈捐之傳鹽鐵論
說苑論衡白虎通皆云中國方五千里王肅駁鄭說有
依據未可厚非惟如許君所云以漢地考之不盡在禹
貢山川之外而經略萬里何以不止五千王肅無以解
之以爲直方之數倍加之較孔疏申其意謂經指直方
之數漢據迴邪之道王氏胡氏皆駁孔疏謂無計人跡
屈曲之理胡氏說尤明晰漢時今文家說蓋亦如是論
衡別通篇曰殷周之地極五千里荒服要服勤能牧之

漢氏廓士牧萬里之外談天篇曰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此則天地之極際也又曰東海流沙九州東西之際相去萬里王仲任習歐陽尚書說云要荒極五千里矣又云東海流沙相去萬里則是五服止于五千外薄四海東漸西被則有萬里今文說五千里專指五服言之古文說萬里兼指四海言之兩說皆通無庸强判

堯典曰宅南交尚書大傳曰堯南撫交阯墨子韓非子大戴禮與大傳文同淮南子云南道交阯說苑云南至交阯是堯時交阯已在南暨聲教之中胡氏以為武帝始開說猶未塙

異義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禮記月令疏堯年案曰又見日本本蕭吉五行大義引首句作尚書夏侯歐陽說云係同

謹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同同上堯年案曰又見蕭吉五行大義引月令上有禮記二字月令下有云字冬祭腎下作皆五行自相得則古尚書是也

駁曰月令祭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卻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鬲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得同五行之氣今醫疾之法以肝為木心為火脾為土肺為金腎為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為劇同上堯年案曰又見蕭吉五行大義引作此文異事乖未察其本意月令五祭皆言先無言後者凡言先有後之詞春祀戶其祭也先脾後腎夏祀竈其祭也先肺後心肝季夏祀中霤其祭也先心後肺秋祀門其祭也先腎後脾凡此之義以四時之位五藏之上下次

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卻故祭先肝肝腎脾俱在鬲下肺心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此義不與五行氣同也無今醫疾之法已下三十三字並可互證故附之

疏證曰陳壽祺案大義視禮記正義所引較詳然秋祀門下亦脫冬祀行一段正義引鄭駁下有脫字當云月令五祭以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段玉裁說文肺字注曰肺金藏也當云火藏也博士說以爲金藏下文脾下當云木藏也當云火藏也博士說以爲土藏肝下當云金藏也博士說以爲木藏乃與心字下土藏也博士說以爲火藏一例鄭注月令自用其說從今尚書說揚雄太元木藏脾金藏肝火藏肺水藏腎土藏心從古尚書說高注呂覽於春祭先脾曰春木勝土先食所勝也一說脾屬木自用其藏也於夏祭先肺曰肺金也祭禮之

先進肺用其勝也一曰肺火自用其藏於秋祭先肝曰肝木也祭祀之肉用其勝也故先進肝二曰肝金也自用其藏也於冬祭先腎曰腎屬水自用其藏也於中央土祭先心曰祭祀之肉先進心心火也用所勝也一曰心土自用其藏也其注淮南時則訓略同皆兼從今古尚書說而先今後古許異義從古尚書說說文雖兼用今古尚書說而先古後今與鄭不同矣王鳴盛尚書後案曰五事配五行諸說互異貌木言金視火聽水思土伏生董仲舒劉歆眭孟等之言災異班固之志五行鄭康成之注大傳及孔傳孔疏並同俗儒別造一說云脾之發為貌而主土肺之發為言而主金肝之發為視而主木腎之發為聽而主水心之發為思而主火此說因五藏所屬推得本之內經素問乃醫家之言非洪範義月令五時祭各以一藏為先乃以牲之藏配五行之位

而先祭之故正義引鄭駁異義云云是鄭論醫病之法當從今文尚書歐陽說不當從古尚書說但此旣是醫病之法則與洪範之言理氣象數相爲配合者不同歐陽家說以此療病則可以之說經則謬鄭意已顯然矣至許愼所從之古尚書說則與諸家又俱不同而別爲一義乃以貌爲木言爲火思爲土視爲金聽爲水鄭旣斥其與醫理不合若以治病非死必劇則其與洪範不合又不待言五事配五行總以伏鄭爲定錫瑞案諸儒分別今古文尚有未盡今尚書說以伏生爲初祖伏生之義見洪範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心屬土此伏生以五事配五行之義與古尚書說脾木肺火心土肝金腎水正合而與歐陽說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不同是知今古文說同出於伏生歐陽伏生弟子不知何以獨爲異義漢書天文志曰木於人五

常仁也五事貌也火禮也視也金義也言也水知也聽也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知以信為主貌言視聽以心為正荀悅漢紀曰木為貌金為言火為視水為聽土為思心又曰合之五行則角為木於五常為仁於五事為貌商為金為義為言徵為火為禮為視羽為水為智為聽宮為土為信為思心風俗通聲音篇曰商五行為金五常為義五事為言角五行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宮五行為土五常為信五事為思徵五行為火五常為禮五事為視羽五行為水五常為智五事為聽皆同伏傳惟孝經援神契曰肝仁故目視肺義故鼻候心禮故耳司腎智故竅寫脾信故心𧨏白虎通情性篇曰肝木之精也目為之候肺者金之精鼻為之候心火之精也耳為之候腎者水之精雙竅為之候脾者土之精也口為之候故元命苞曰目者肝之使肝者木之精鼻者肺

之使肺者金之精耳者心之候心者火之精陰者腎之寫腎者水之精口者脾之門戸脾者土之精是其說以爲肝木肺金心火腎水脾土與歐陽說正合許君所引博士說蓋出於緯鄭君所言漢時醫病之法當亦出於緯書今醫書說五藏猶沿漢時醫病之法然據此說以五行配五事惟目司視耳司聽口誨爲言乃塙而可指者若貌與思則無以塙指之說五行者當守伏生初祖之說不必惑於博士後出之說也

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毛詩烈祖箋堯年案曰據下謹案文是引貢禹說以證古文尚書也故入書類

謹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同上

正義曰鄭從而不駁明亦以爲不毁也同上

疏證曰孔廣林曰明堂位注云世室者不毁之名也是鄭亦以爲宗不復毁矣而注稽命徵殷五廟至於子孫六則又云契爲始祖湯爲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似又謂殷毁中宗者詩烈祖正義云鄭㩀其正者而言宗既無常數亦不定故不數二宗之廟是也陳壽祺案漢書韋元成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毁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云云永光四年丞相元成等皆曰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愚以爲宗廟在郡國宜無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後月餘下詔議立親廟云云元成等奏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毁毁廟之主臧乎太

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大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已此周成王時毀之說以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以爲孝文皇帝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爲孝武皇帝宜爲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

以爲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云云後匡衡爲
丞相上疾久不平衡禱高祖孝文孝武廟又告謝毀廟
日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
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
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於天萬世不
墮繼烈而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間歲而祫其道應天
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爲
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
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
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間祠皆可亡修皇帝
即以令日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云云
今皇帝未受茲福迺有不能共職之疾云云詔中朝臣
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爲天子之祀義有
所斷禮有所承云云事如失指罪迺在臣衡當深受其

殃皇帝宜厚蒙祉福云云久之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
罷寢廟園皆修祀如初云云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
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
帝爲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爲世宗損益之禮
不敢有與臣愚以爲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所爲擅
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
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皆以爲繼祖宗以下五廟而
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觀勢殷中宗廟殷宣王皆以時
毀之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
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
云云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
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
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
三士二一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

而葬此表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此謂古文尚書說殷禮稱中宗則其廟宗而不毀之義然則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人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此亦殷中宗則毀之說名與實異非尊德貴

功之意也此與貢禹說宗廟復毀異尊德之義同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
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德而毀其廟乎
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
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
虛說定也云云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德如彼孝宣皇
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蒙案貢禹建
迭毀之議劉歆以為失禮意而異義所引禹說王者宗
有德廟不毀則與歆等合此蓋禹言古者天子七廟之
法異義取其一端言各有當錫瑞案貢禹建迭毀之議
乃謂宗有德廟不毀鄭解天子七廟用貢禹韋匡說與
劉歆王肅異乃於異義從而不駁皆不可解陳氏求其
說而不得竊謂此仍當於韋元成傳求之傳云至元帝
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
毀案孝文在孝惠之後孝景之前禹言孝惠孝景而不

及孝文是禹亦謂孝文雖親盡不宜毀即宗有德廟不毀之說矣云古者天子七廟則七廟爲天子通制亦與韋元成說不同韋云周七廟以后稷文武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皆當親盡而毀高帝受命宜爲太祖世世不毀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則漢止當立五廟文帝廟亦當毀無宗有德廟不毀之說矣續漢祭祀志注引袁山松後漢書蔡邕等奏議曰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立昭穆不定迭毀元皇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爲宗不毀是禹言不毀非止孝文並孝武孝宣皆爲宗不毀矣禹言天子七廟其時武宣猶在親廟中故不及之且非特禹云然匡衡亦云然矣禹治公羊不見於本傳許君案語必有所據公羊文二年傳

曰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解詁曰毀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藏其主於太祖廟中成六年傳曰立武宮非禮也解詁曰禮天子諸侯立五廟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廟至於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周家祖有功尊有德立后稷文武廟至於子孫自高祖已下而七廟據解詁則天子諸侯皆五廟公羊家有明文元成之說與解詁合鄭君據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鉤命決云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故注王制天子七廟曰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鄭君之說亦與解詁合是古天子不皆七廟殷中宗周成宣王更

無不毀之廟矣劉歆雜引左氏穀梁以汨公羊之義異義引古文尚書說當卽出於劉歆其於今文駁異固無足怪貢禹治公羊者豈不知公羊之義天子諸侯立五廟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廟乃以古者天子七廟爲通制又以孝文不在毀廟之列禹固非曲學阿世者蓋有依違不得已之意焉自周制立七廟王制禮器祭法穀梁傳荀卿書皆以七廟爲言世已習聞天子七廟矣史記秦本紀二世皇帝元年羣臣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凡七廟則秦雖知軼毀之禮已以七廟爲定制矣漢惠帝尊高帝廟爲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爲太宗廟宣帝尊孝武廟爲世宗廟已定一祖二宗之制矣漢議廟制元成之說最正然如其說則漢無始封祖高帝以受命爲太祖不毀孝文孝武雖有功德當從殷中宗周成宣以

時毀之例漢止可立五廟不得立七廟故當時許嘉廷
尉忠以孝文孝武爲者元帝爲之依違元成等奏曰祖
宗之廟世世不毀高皇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則
元成已不能持其初議毀孝文矣其後彭宣滿昌左咸
等議毀孝武王舜劉歆以孝宣之德音孝文皇帝爲文
太宗孝武皇帝爲武世宗請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
宜毀則直定爲七廟之制以漢之文太宗武世宗比周
之文世室武世室矣夫秦人議禮猶知軼毀而漢初並
此不知郡國廟陵園尤不經禹奏迭毀罷郡國廟亦但
欲去其泰甚若必繩以古禮止立五廟立說太駭俗又
違詔書且將並迭毀之議亦沮而不行矣觀元成之不
能力持初議卽知貢禹之不能不稍依違矣禹旣以周
制爲通制天子必有七廟而漢止一受命祖必數孝文
孝武爲二祧乃足七廟之數當時已立太宗世宗之廟

故禹言毁廟不及孝文而孝武在親廟故亦不言葢必虛其位以待之否則不足七廟之數劉歆數孝文孝武爲七廟正本禹說故許君引禹說以證古文不得謂其誤也以漢準周孝文孝武雖不當爲二祧其數尙未𨒪乎七廟而蔡邕引貢禹說並及孝宣則當有八廟矣劉歆創爲宗無數之說王莽用之平帝時尊孝宣廟爲中宗孝元廟爲高宗則當有九廟矣光武中興功同受命明章繼治累洽重熙其廟皆宜不毁則當有十二廟矣古禮豈有是哉立廟本爲親親非爲報功德服止於四故廟不𨒪五祭法有禘郊宗祖報高圉大王能率稷者也周人報焉左氏昭七年傳曰余敢忘高圉亞圉杜注云周人不毁其廟報祭之王制疏以爲不合鄭意引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則杜說不足據祖宗雖有功德當報而不當別立廟若有功德卽別立廟爲天子

者誰自謂無功德子孫嗣爲天子者誰肯謂其祖考無功德夏侯勝議武帝下獄幾死廷臣誰敢正言其非其勢必將如東漢諸帝皆稱宗皆立廟矣漢之廟制經西漢諸儒稍加釐正至東漢而古制盡廢皆劉歆宗無數之說啟之班固稱其博篤殆以國制不敢議歟鄭言廟制主韋元成與古文尚書說絕異乃從異義不駁殆亦以國制不敢議歟若王肅難鄭諸家申鄭詳見予所著聖證論補評及天子七廟二祧攷六篇茲不贅

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爲星辰在地爲山川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又立三少以爲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

二千北堂書鈔五十堯年案曰一本凡百二十下無在天

爲星辰十字凡萬二千下衍名字

謹案周公爲傅召公爲保太公爲師無爲司徒司空文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同上

堯年案曰大戴禮保傅篇云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其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盧注云今尚書說三公司馬司徒司空也古文尚書及周禮說與此同盧氏此注當本異義異義引古周禮以辨今尚書之誤其謹案蓋即用古尚書說知此條亦說舊非說禮也故列人書類

駁闕

疏證曰陳壽祺案韓詩外傳卷八曰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周禮司徒序官疏引尚書傳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

公三曰司空公論衡卷十五順鼓篇引尚書大傳曰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霖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水爲民害責於地公太平御覽職官部引尚書大傳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則責之司馬溝瀆壅遏水爲民害田廣不墾則責之司空然則天公卽司馬公人公卽司徒公地公卽司空公韓詩說與書傳合以序言之書傳一曰司徒公當作司馬公二曰司馬公當作司徒公大戴禮保傅篇盧注引今尚書說三公司馬司徒司空也以司馬在司徒先可證續漢百官志注引漢官儀曰王莽時議以漢無司徒官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卽位因而不改此則漢立三公蓋取今尚書及韓詩說亦以大司馬先大司徒也周禮鄉老二鄉則公

一人鄭注王置六卿則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內與王論
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鄭志趙商問按成王
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地官序官疏引鄭書
傳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
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
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禮記
月令正義曰書傳三公領三卿此夏制也考工記序官
疏又引鄭夏傳注云坐而論道謂之三公通職名無正
官名是書傳三公乃夏制故與周禮異鄭注周禮保氏
引書序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
此官也是用今尙書說注考工記王公則以爲天子諸
侯不作三公解錫瑞案禮記王制昏義尙書太傳公羊
疏引元命苞考工記疏引援神契五行大義引合誠圖
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篇說苑臣道篇白虎通封公侯篇

公羊桓八年傳解詁皆同今尚書說以爲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蓋周以前官制如是古周禮說則周公所定之制顧命乃同召太保奭六人爲六卿而兼三公可證許君以古說爲周制是也若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爲官名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居之班氏此說似參用今古文爲之乃僞古文周官之說所自出然古有九卿無六卿周有六卿無九卿甘誓六卿乃六軍之將考工九卿或前代之制今古文家兩說非可合而爲一鄭駁異義無考據鄭注大傳云自三公至元士凡百二十此夏時之官也鄭以今文說爲夏制必以古文說爲周制其於異義無駁可知惟鄭引周禮六卿以注書傳今古文說未免混

滑又引三公論道通職名無正官名以注夏傳此亦用
之三公而非夏之三公伏傳韓詩白虎通諸書皆云司
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地非如周之三公通職名無
正官名也鄭注周禮以周公召公爲兼師氏保氏是用
其師馬季長說與今古文說皆不合陳氏以爲是用今

尙書說非也

異義夏侯歐陽說云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
古尙書說百鍰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
三也百鍰爲三斤周禮職金疏堯年案曰疏不標異義釋
其詞當是異義文引者脫去爾惠氏棟九經古義江氏聲
尙書集注音疏王氏鳴盛尙書後案孔氏廣森經學卮言
引此條並作五經異義許君案語已不可考然說文第十
四金部鋝字下云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又云北
方以二十兩爲三鋝然後次以鍰字而卽訓爲鋝知許意

本以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爲正訓從古文家說別
引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鋝者是旁訓卽今文家夏侯歐陽
等說也夏侯歐陽等以六兩爲鋝第舉成數其實以六兩
大半兩爲鋝三鋝適得二十兩之數今文家說非許所從
故說文退列於後聊存之以備一義異義案當與說文正
訓同觀舜典疏所引鄭義益昭然察矣

駁曰古之率多作鍰同上堯年案曰疏本有鄭元以爲四
字引者之詞爾刪之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
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今堯年案曰今本譌金今改
正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何書舜典疏堯年案曰凡
輯異義者皆以古之率多作鍰承上異義文以舜典疏所
引贖死罪云云別爲一條今細玩其詞義實相蒙當合作
一條以還鄭駁之舊鄭云古之率多作鍰者鄭意以爲鍰
鋝古通率又鋝之叚借字今文作率古文作鍰義當從今

文而字則當從古文故曰古之率多作鍰也云鍰六兩大半兩者即申今文家之訓今文家第舉成數故鄭又備釋于數謂當以六兩大半兩為正等而上之至千鍰得四百十六斤十兩三分兩之二較古文家言一鍰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百鍰僅為銅三斤千鍰僅為銅三十斤多至十三倍有零故得與金三斤之數相敵也攷工記桃氏注冶氏注皆以一鋝為六兩大半兩釋文引鄭注曰鍰六兩者蓋亦舉成數言之爾

疏證曰萬世美曰術以斤法十六乘三得兩之數四十有八更以兩法二十有四乘四十八得銖之數一千一百五十二為實以百鍰為法除之實如法而一得全銖十有一不盡五二以分母二十五乘之得分子十三也大半兩者三分兩之二也鍰六兩大半兩即說文所引周禮說北方以二十兩為三鋝之說也陳壽祺案鄭注

尙書大傳云死罪出金鐵三百七十五斤則以一鍰六兩計之又與駁異義不同鄭不從古尙書說從今尙書說而以鍰爲六兩大半兩又微異尙書釋文引馬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鋝俗儒近是俗儒謂夏侯歐陽等也此卽指尙書大傳一鍰六兩及夏侯歐陽說古以六兩爲率之言也賈逵以尙書之鍰爲鋝者說文第十四金部曰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從金寽聲周禮曰重三鋝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鋝又曰鍰鋝也從金爰聲周書曰罰百鍰是鋝與鍰義同也尙書釋文鍰徐戶關反六兩也鄭及爾雅同然則賈鄭解古尙書皆用今尙書說以鍰爲六兩矣釋文引爾疋乃小爾疋小爾疋曰二十四銖曰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鋝鋝謂之鍰此亦用六兩之說而以鋝鍰爲一亦本說文蓋合古今文家而一之也然說文自爲十

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之說不用今文家說異義當與說文同又案史記周本紀載甫刑其罰百率其罰五百率其罰千率此依今文尚書也集解引徐廣曰率音刷索隱云率亦作選按漢書蕭望之傳曰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選即率也是今文尚書有作選者歐陽夏侯三家之不同也史記平準書索隱引尚書大傳死罪罰二千饌路史後紀卷十三引大傳甫刑傳一饌六兩饌即選也率選饌皆聲近應劭注蕭望之傳選音刷鄭司農注考工記冶氏鋝讀如刷是其聲同也王鳴盛曰此經鄭注已亡以鄭考工記注及舜典疏引鄭駁異義攷之鄭與馬意同也何則馬既不從古文家而於俗儒六兩說亦但云近是引周禮劍重九鋝為證攷工記桃氏為劍上制重九鋝中制七鋝下制五鋝彼注以九鋝為三斤十二兩七鋝為二斤十四兩三分

兩之二二五鋝爲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十六兩爲一斤

則鄭意以一鋝爲六兩太半兩馬融據此而以俗儒言

一鋝六兩爲近是是與鄭合也攷工記又有冶氏戈戟

重三鋝彼注云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鋝鍰也今東萊稱

或以太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太半兩鍰鋝似

同矣則三鋝爲一斤四兩彼疏云引說文云鍰鋝也者

尙書呂刑墨罰百鍰及大辟千鍰許氏以此鋝與尙書

鍰爲一云今東萊稱云云者鋝鍰輕重無文王肅之徒

皆以六兩爲鍰是以鄭引許氏及東萊稱爲證也云太

半兩爲鈞者凡數言太者皆三分之二爲太三分之一

爲少以一兩二十四銖十六銖爲太半兩也云十鈞爲

鍰者鍰則百六十銖用百四十四銖爲六兩餘十六銖

爲太半兩是鍰有六兩太半兩也云鍰鋝似同矣者此

從許君之說又弓人膠三鋝彼注云鋝鍰也彼疏云尙

書其罰百鍰等言鍰此與冶氏言鋝鋝與鍰爲一物皆是六兩太半兩也據此諸文知鄭意以鍰卽是鋝其數當爲六兩太半兩必與馬合也又舜典疏云古贖罪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故鄭元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太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太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此鄭說呂刑鍰字之義之明文也再以許愼之意推之愼亦從孔氏古文尙書奈字當從古作鍰而其說以一鍰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則太輕不可從故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此本古文尙書家說鍰字之義非鋝字之訓今乃入之鋝字下聊存古義其下卽繼以二十兩爲三鋝然後次以鍰字而注其下云鋝也則愼意以鍰卽是鋝俱爲六兩太半兩明矣俗儒雖脫去太半兩但言六兩猶爲近之較古文家言一鍰十一銖二十五

分銖之十三百鍰僅爲銅三斤可贖黥面之罪推之大辟千鍰亦只用銅三十斤可贖死罪有是理乎馬鄭皆傳古文許愼自序亦云書偁孔氏古文然其義訓自當擇善而從故職金疏云今文作率說云一率六兩古文作鍰說云一鍰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其下卽繼以鄭元以爲古之率多作鍰雖所引未全想許愼冡必不從古文說鄭必無駁鄭意亦字從古文數不從古文也孫起鳳曰篆鍰字之說不一當以鄭注考工記六兩太半兩之說爲是近日北平翁氏得古中士劍以天平法馬稱之重二十兩有五錢安邑宋氏所藏古劍亦中中制重二十一兩三錢有奇據攷工記中士之劍當重四十六兩三分兩之一而古劍之傳於今者其重尙不及半蓋入土年遠銅質自有剝蝕而古斤權輕小毋見漢器欵識云一斤者當今權不過七兩弱周之權更輕

於漢則鋝之重當必如鄭氏所云可知矣若許氏以鋝爲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準此鑄戈戟則太輕若北方以二十兩爲鋝則又太重鄭注書亦云鍰重六兩同於孔王諸說特舉其大槪耳其實當以六兩大半兩爲正案鍰鋝二字古通馬氏以鍰爲鋝固非叔重知鍰鋝同物而據古尙書爲說與北方所釋輕重懸殊未有定論鄭氏據叔重之說定鍰鋝之同據東萊所稱定權量之數較諸家爲精核矣錫瑞案袁氏與陳氏案語及王孫兩說皆足證明鄭義鍰以六兩大半兩之說爲正三家云一率六兩但舉成數而言耳

永年武福鼐校